

黄自不可忽视

◆男低音歌唱家 沈洋

提到黄自，很多人会有一些许印象，或许听过他作曲的《踏雪寻梅》和《花非花》。但对于他的教育家身份，多半并不知情。很多人说，那是学院派作曲家在民国时代写的歌，在今日也不具备上海老歌的时尚特征。在这个时代，黄自和他的音乐又有什么价值呢？

对国人而言，如今的音乐早从 100 年前的懵懂之中脱离，除了成为生活的必需品之一，也是最习以为常和易于消费的艺术形式。而这一切都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有人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话，那他就不可忽视那近百年前的中国音乐的发展，不可忽视黄自。无论他喜欢的是哪种音乐门类。

中国在近代以前，我国民间音乐地位还不如沙皇时代的俄国。从我们那些无数未知作者的民歌就可以看到，歌曲只是流传在民间，中国也没有任何在 19 世纪以前青史留名的作曲家。无可否认，今日的所谓主流音乐是以西方文明所主导的，无论是传播还是固有模式。在平衡中国文化自身和西方近代文明影响上，事实上今日我们做的并不如人意。在近百年前，我们的先辈把音乐作为美育教育引入中国之时，他们的理念就早已存在，只是今天我们仍旧努力着达到那个高度。

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早期留日的沈心工和李叔同把西洋的古典音乐介绍到满清时代的中国，他们的先驱地位不可动摇，只是作曲技法尚属稚嫩，传播并不广泛。直到 1927 年上海音专成立，萧友梅邀请到美国学成归来的黄自，虽说当年只有 23 岁，但他却是华人有史以来第一位以作曲专业身份在西方大学系统学习后，毕业归国效力的音乐家。对我来说，黄自代表的不只是一名音乐教师或是作曲家，他代表近代中国音乐发展的开端，是我国音乐事业的曙光。

黄自和其音乐虽然曾遭到批判，他的一代音乐宗师地位曾经饱受冲击。但我们不得不否认当年他对音乐的观念和努力决定着我们今日的文化艺术事业。曾几何时，音乐沦为没有思想的介质，空洞和苍白在浮夸的外表下缺少生命力。不要说艺术的生命，音乐自身的细胞难以再造，自然的新陈代谢会使其自我消亡。

1938 年 4 月 9 日，黄自因伤寒大肠出血症逝世于上海，他最后的遗言是“快去请医生来，我不能就此死去，我还有大半部音乐史没有写完呢”。他的英年早逝，是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在汉口的追悼会上，田汉盛赞：“黄自是最有青年气的音乐家，他学习音乐的动机是为民族国家”。在他的生命最后几年，面对日本对中国的疯狂侵略，面对国家时局的动荡不定，即便如此，他仍旧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代中国自己系统培养的作曲家和音乐家，其中包括贺绿汀、陈田鹤、刘雪庵和江定仙等，他们奠定了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基石，成为了不可磨灭的中流砥柱。可以毫不保留地讲，黄自先生是我国今日一切音乐事业之开端。他在国立音专时代制定了近代中国音乐教育的标准，在儿童音乐教育层面的系统化和规范化作出了实质性的突破。

写在 3 月 20 日我的“向黄自致敬音乐会”之前，是因我深感此次音乐会或许是我生命和事业的分水岭。正所谓我之生命，乃非本人所给予。国之安危，亦非一人能为之。今日音乐事业之辉煌，绝非一人之功绩，勿忽略前辈开创之先河。

链接>>>

黄自出生于上海川沙，1924 年赴美学习，先后在奥柏林大学和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学习心理学和作曲。1929 年学成毕业后回国任教，翌年，应上海国立音专校长萧友梅之邀请赴任教务主任和教授。1938 年，黄自因病在上海逝世，年仅 34 岁。

到40岁，他在世界上应该会有一个位置——张昊辰演奏与访谈之印象

有一次，汪曾祺问一位功底很深的京剧演员：谭富英究竟好在哪里？答曰：“他像个老生。”随着欣赏经验的丰富，我们会发现在舞台上“像个样儿”其实很不容易。但先后听了青年钢琴家张昊辰的三场演出，并采访他以后，发现此人给我的印象就是：他像个钢琴家。

对我这个听许多经典唱片成长起来的爱乐人来说，一位钢琴家应当拥有美丽的音色，又能恰当把握不同作曲家的风格；同时非常重要的，是对音乐表现有一份竭力的追求，若不是在高峰，就是在攀登高峰的路上。现在要听这样的现场不容易，幸运的是，张昊辰这三场演出都听得我很舒服，而且是越来越舒服。

第一次听他他是去年 9 月，钢琴家弹了贝多芬的 OP.109，我至今仍记得他的演奏。不能期望一个 23 岁的年轻人站在阿劳的高度来表达这部作品，但我已分明感受到他演奏中的分量，因为贝多芬晚期奏鸣曲必不可少的因素：音色美与情感深度都已出现在其中了。就音响来说，该作需要的不是鲜艳之色，而是“深度的美”。张昊辰尚不能达到理想境界，可当晚他演奏的第一乐章证明，钢琴家已走在那条路上。把握庞大的变奏曲乐章不仅需要强大的音乐智慧，也需要一种真正从容的自由度。在钢琴家手中已经出现了美好的时刻：很多人认为贝多芬的晚期作品玄奥，事实上作曲家有太多的情感、思想要表达出来，演奏者要负责为听众打开这扇门。当晚，贝多芬的心门确实被打开了，我听到了“深刻的”演奏，虽然还不是每时每刻都能够如此。

所以并不意外，张昊辰在访谈中表示，他与



德奥经典最为投合：“因为传统德奥作品整体的音乐表现，那种内省的看待音乐的态度，对我来说——我想对很多人也一样，它的音乐生命是最持久的。”钢琴家对很多问题的看法都让我惊奇，譬如他认为“神童”这个概念其实太宽泛（他自己是标准的神童出身），一个小孩弹得好是神童，莫扎特也是神童，范围未免太宽了。但归根到底，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对那些作品的热爱，贝多芬的最后三首奏鸣曲，还有勃拉姆斯的晚期小品 OP.117 这样的作品。钢琴家一直在独奏会上选择一些“对我这个年龄段而言特别具有挑战性，从音乐欣赏的角度，又是我特别喜欢，特别想用毕生时间来学的曲目”。既然如此，又何需我再说什么呢？

张昊辰告诉我，就像他热爱内省的音乐那样，在演奏中倾向于细腻也是他的性格使然。听他弹拉威尔的《G 大调协奏曲》时，我为其音响控制所感动，他让琴槌敲击的光彩仿佛被精心地包裹起来。或许我讲得夸张了点，但钢琴家触

古典的心 ◆ 任海杰

当今演奏古乐盛行原汁原味，即尽量使用古乐器，表达出本真的古韵。也有比较“现代”的古乐团，如柏林爱乐巴洛克独奏家合奏团，他们用现代化的古乐器，并根据演出作品的不同更换不同时期的琴弓。最近他们在上海音乐厅的精彩亮相告诉人们：演奏古乐，关键不在乐器，而是要有一颗古典的心。

音乐会的曲目很有意思，主题就是巴赫父子与泰勒曼 PK。音乐会的上半场是 C.P.E. 巴赫的 A 大调弦乐交响曲、B 小调弦乐交响曲和泰勒曼的 G 大调中提琴协奏曲。C.P.E.巴赫的两部弦乐交响曲是他在汉堡任职期间所作，是 6 首“汉堡交响曲”中的两首，颇有大协奏曲的味道和巴洛克室内乐的风格，前者淡雅委婉，后者情感的表达略为强烈，显示了 C.P.E.巴赫创作过渡阶段的脉络。泰勒

曼的创作大都为巴洛克时代宫廷宴会上演奏的社交音乐，他的 G 大调中提琴协奏曲也是如此，作为主奏乐器的中提琴并不突出炫技，与乐队也没有强烈的竞争，而是和谐相处，你歌我唱，你欢我舞，其乐融融。泰勒曼的音乐在当时为什么比老巴赫受欢迎，由此可见。

当然，经过历史的检验，老巴赫的音乐显示了更珍贵的价值，下半场是 J.S.巴赫与泰勒曼直接对话：他的《D 小调托卡塔与赋格》中的“赋格”选段、选自《音乐的奉献》中的“六声部寻觅曲”、A 小调第一号小提琴协奏曲，与之 PK 的是泰勒曼 F 大调三把小提琴协奏曲。泰勒曼的音乐依然甜美悦耳，迷人动听，但与 J.S. 巴赫一比——境界、内涵的高下之分，一耳了然。正所谓：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这也就是为什么多少

年之后，J.S.巴赫的地位会反超泰勒曼。因此我觉得这场音乐会的曲目安排别有意味，超过了纯粹的聆听价值。

以往的古乐音乐会，我们似乎听惯了用古乐器演奏古乐，现在柏林爱乐巴洛克独奏家合奏团“反其道而行之”的演奏风格，令人别开生面，大开眼界——当听众的欣赏进入了他们的音响轨道后，不知不觉中会感受到，古乐也可以是这样表达的本质，古语新说，让古乐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演奏家们明亮温暖的音色、精准明快的速度力度、饱满的情感投入，令整场音乐会暖意荡漾。尤其是坐在乐队中间的那位神似杜普雷的女大提琴手，在演奏中经常用眼神和肢体动作左顾右盼、前呼后应，俨然成为乐队的主心骨和灵魂人物。由一位大提琴手当主角，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宝刀不老马里纳 ◆ 刘蔚

乐团的音乐总监。自然，马里纳

经典，其句法、风格与浪漫乐派、民族乐派的作品不同，更多地是要求在不温不火的进行中体现出典雅隽永的韵味。中国的乐团普遍刚达到粗放式整齐的阶段，往往生猛有余，精致不足。然而，在马里纳老到从容、分寸适度的指挥下，上海交响乐团将莫扎特的“哈夫纳”演奏得清澈雅致，曾经被人称道的上交那绵密舒展优美的弦乐又回来了。

马里纳当过英国爱乐乐团的小提琴演奏员，做过伦敦交响乐团第二小提琴的首席。1979 年，他同时成为美国明尼苏达管弦乐团和德国斯图加特广播交响乐团这两家欧美知名



新碟速递

◆ 严煊

德累斯顿除夕音乐会

DG 每年除夕在森佩尔歌剧院上演一场轻歌剧主题的音乐会，已成为德累斯顿国家交响乐团的惯例。2013 年岁末，乐团总监蒂勒曼将视线自德奥延伸至美国，邀来女高音弗莱明、男高音佛格特一同展开一次从柏林至百老汇的璀璨音乐之旅。从斯托尔茨的《你该是我灵魂的皇帝》《四分之三拍的两颗心》，到罗维的《我可以通宵跳舞》、伯恩斯坦的《今夜》，这里的现场一片轻歌曼舞，热闹非凡。

菲舍尔的萨拉萨蒂

DECCA 继成功挑战帕格尼尼的 24 首随想曲而成为少数以全集形式录下这套高难度作品的女性小提琴家后，茱莉亚·菲舍尔又在自己的新录音中为另一位炫技大师萨拉萨蒂的音乐挥洒出一道道闪亮的光芒。这里的每一首小品都仿佛被她用弓弦转化为一个动人的故事，她也传递出这些西班牙色彩浓郁的乐曲中所蕴藏的喜悦之情。

莫扎特音乐会咏叹调

DG 在创作音乐会咏叹调时，莫扎特在歌剧领域的天赋与灵感得以延续，虽然这里的音乐不必再受剧情所限，却同样具有戏剧性的情感。男高音维拉宗以自如的技巧展现出这些作品中强烈的抒情性和丰富的色彩，对于这位一直以来都在探究如何演绎出风格纯正的莫扎特音乐的歌唱家而言，这无疑是他交出的一份闪亮的答卷。

